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三十年代作家論

姜
穆著

論家作代年十三

著 穆 姜

1 9 8 6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大 東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 三十年代作家論

基本定價伍元伍角陸分

畫龍圖
劉仲文
著者
姜穆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臺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自序

三十年代文學對我國影響，不下於「五四」的啓蒙運動。「五四」給中國帶進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在中國發芽生根，即將結出好果之時，與「五四」同時闖進中國的馬克斯與列寧主義，也在鴉片戰爭，於西洋的堅甲利炮，打掉了上國衣冠威儀，同時也打掉了東方文明的自信與自尊的時候，知識分子尋找挽救強食弱肉下，幾乎被列強瓜分的國家民族的自立自強方法，西化之風遂瀰漫於學界，共產主義鑽隙而入。

自

序 / 一

共產主義鑽隙而入並不足奇，布爾雪維克推翻舊俄，革命成功，部分人以為馬列主義亦足以「救中國」，且在俄共宣布放棄舊俄侵華所獲之「權益」與不平等條約時，當時民主中國在孤立的情況下，俄共的此項宣布，獲得同胞好感是極其自然的事，聯俄容共的政策於焉產生，中國共產黨在俄共羽翼之下，得以迅速發展。其時，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沈玄盧、張國燾等，對於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尚且不分，當然對馬克斯最基本的經濟理論，也無由窺其全貌，即使有部分認識，亦屬支離破碎，知其皮毛而已。尤其布爾雪維克黨

對中國之野心，是包裝在示好的糖衣之內。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斯的種種主張不甚了了，但政治野心家却已學會了布爾雪維克黨嚴密的組織與殘酷的控制手段，褻脅了人民，共產黨遂在中國國民黨的內部，如同癌細胞一般分裂，且得以進入其心臟。

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

有人說，歷史可以教人聰明。中國國民黨辛亥革命成功，肇造民國；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剿匪勝利，清除內部禍源；再經八年抗戰勝利，拿破崙眼中的東方這頭睡獅終於醒來，並發出怒吼。不幸却在戡亂一役，僅僅四年，數百萬精良的武力瓦解，退守臺灣一隅？原因何在？

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中共御用文學史家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獲得答案。

他說：「由『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文學，人們一向習慣稱為『新文學』，這個『新』字的意義是與主要產生於封建社會的『舊文學』相對而言的，說明了它『從思想到形式』都與過去的文學有了不同的風貌。這是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性質所決定的。……但從文學的時代特點和總的風貌來看，只有從『五四』開始的現代文學才可以說是與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同呼吸、共脈搏的。才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革命機器一部分的文學，起了甚麼作用？』『五四』新文學從開始起就擔負着為人民革命服務的歷史使命，它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這種武器功用，表現得最突出的是三十年代，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明白的予以「讚揚」，文藝對於

創作，直至六十年代才開始。把這段過往「年經事緯」弄清楚它，是有必要的。

我的方法是先從作家個人的傳記、作品評論開始，順其集團與相關人物，次第的寫去。舉例而言，如丁玲寫完後，即寫胡也頻、沈從文，蕭紅之後，寫蕭軍、端木蕻良；周揚之後寫胡風。這種順序，完全是為了查閱資料的便利。

對於三十年代「左翼聯盟」，企圖將作家個人傳記另成一系列，這項工作完成，再按編年敘其縱橫交錯的歷史，使傳與縱的史分開。希望此能打破王瑤、劉綏松、司馬長風、李牧的寫法。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夠做這件事，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完全，但是我會繼續我的研究。

我希望能清楚的把三十年代依已出現的材料，徹底的揭開那層神秘的面紗。這個計劃是大了一些，但是慢慢的去做，也許有完成的一天。

在這本書出版前夕，略予交代是有其必要的，且以之為序。

姜 穆 乙丑孟冬於臺北

介簡容內

「三十年代作家論」，是以三十年代「左翼聯盟」為主的作家的評論，兼及傳記。在縱橫連合的三十年代文壇中，每一個作家都有不同的背景。這本書，以共產黨人的作家為主要評論對象，並以其集團（派閥）為經；如丁玲與沈從文、胡也頻等人的關係；蕭仁與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的關係；周揚與胡風的關係等等，由一人為主線，旁及其他人物，便於讀者之檢閱，瞭解錯綜複雜的關係。此書之寫作，已盡可能求證，務必與史實接近，揭開三十年代神秘面紗。所用材料甚為珍貴，寫作態度嚴肅，為坊間有關三十年代作家方面最詳實的一本著作。



姜穆先生，貴州錦屏人，民國十八年五月廿一日生，十六歲從軍，直至民國六十年以陸軍少校退役。少年失學，在軍中亦未進入任何學校，其所以弄文弄墨，皆得自自修。

自民國四十年代末開始習作，初期寫詩、小說、散文，自六十年代起，興趣轉向近代文學史。本書為他的第三十九本著作。現任民生報編輯。近期雜文寫作，也相當可觀。

曾用牧野、金蕾、阮詩莉、卓元相、藍微等數十個筆名，作品散見各日晚報及定期刊物。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一)

書名	作者	類別
國父道德言論類輯	陳立夫	國父遺教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二)(三)(四)(五)(六)(七)	錢穆	國學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錢穆	國學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穆	國學
朱子學綱	錢穆	國學
先秦諸子繫年	錢穆	國學
先秦諸子論叢	唐端正	國學
先秦諸子論叢(續篇)	唐端正	國學
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	黃俊傑	國學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錢穆	國學
莊子集箋	錢穆	國學
湖上閒思錄	錢穆	哲學
人生十論	錢穆	哲學
中國百位哲學家	黎建球	哲學
西洋百位哲學家	鄺昆如	哲學
現代存在思想家	項退結	哲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 (一)(二)	吳森	哲學
文化哲學講錄 (一)(二)(三)(四)	鄺昆如	哲學
哲學淺論	張康譯	哲學
哲學十大問題	鄺昆如	哲學
哲學智慧的尋求	何秀煌	哲學
哲學的智慧與歷史的聰明	何秀煌	哲學
內心悅樂之源泉	吳經熊	哲學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	傅偉勳	哲學
一「哲學與宗教」一集	傅偉勳	哲學
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	傅偉勳	哲學
一「哲學與宗教二集」一	傅偉勳	哲學
愛的哲學	蘇昌美	哲學
是與非	張身華譯	哲學
語言哲學	劉福增	哲學
邏輯與設基法	劉福增	哲學
知識·邏輯·科學哲學	林正弘	哲學
中國管理哲學	曹仕強	哲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二)

書名	作者	類別
老子的哲學漫談	王邦雄	中國哲學學
孔學漫談	余家駒	中國哲學學
中庸誠的哲學	吳怡	中國哲學學
哲學演講錄	吳怡	中國哲學學
墨家的哲學方法	鍾友聯	中國哲學學
韓非子的哲學	王邦雄	中國哲學學
墨家哲學	蔡仁厚	中國哲學學
知識、理性與生命	孫寶琛	中國哲學學
逍遙的莊子	吳怡	中國哲學學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吳怡	中國哲學學
儒家與現代中國	韋政通	中國哲學學
希臘哲學趣談	鄧昆如	西洋哲學學
中世哲學趣談	鄧昆如	西洋哲學學
近代哲學趣談	鄧昆如	西洋哲學學
現代哲學趣談	鄧昆如	西洋哲學學
現代哲學述評 (一)	傅佩榮	西洋哲學學
董仲舒	章政通	世界哲學學
程頤·程頤	李日章	世界哲學學
狄爾泰	張旺山	世界哲學學
思想的貧困	章政通	思想學
佛學研究	周中一	佛學學
佛學論著	周中一	佛學學
現代佛學原理	周金德	佛學學
禪話	周中一	佛學學
天人之際	李杏邨	佛學學
公案禪	吳怡	佛學學
佛教思想新論	楊惠南	佛學學
禪學講話	芝峯法師	佛學學
圓滿生命的實現 (布施波羅蜜)	陳柏達	佛學學
絕對與圓融	霍韜晦	佛學學
佛學研究指南	關世謙	佛學學
當代學人談佛	楊惠南	佛學學
不疑不懼	王洪鈞	佛教教育育
文化與教育	錢穆	佛教教育育
教育叢談	上官業佑	佛教教育育
印度文化十篇	上官業	社
中華文化十二	蔣文開	社
清代文化十二	錢穆	社
清代文化十二	劉兆瑛	社

三十年代作家論 目次

目次	一
一 左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一
二 左聯解散的前因後果	一五
三 一百兩黃金打倒多少人馬	二九
四 魯迅與共產黨	三九
五 由周令飛談魯迅的性格	五五
六 打手周揚又被鬥	六五
七 胡風與周揚生死之鬥	八三
八 胡風的下場與個性有關	一一
九 論蕭紅及其作品	二七
一〇 試論蕭紅的「生死場」	一五三

二	從打蕭紅屁股看蕭軍的性格	一五
三	具有風骨的蕭軍	一七
三	端木蕻良的鄉土色彩	二七
四	賂賓基的悲劇	二四
五	這個那個時代的丁玲	二七
六	胡也頻的血所下的注解	二八
七	「行伍」作家沈從文	二九
八	沈從文的性格與婚姻	三五
九	文藝弄臣艾青	三七

左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趁着有幾天假期，發願把三十年代的文學史料編制目錄，檢閱起來方便一些，一面整理資料一面閱讀，更覺得三十年代這十年中的文學活動，對社會及民心士氣的破壞極大，尤其是對中共的叛亂竊國，具有相當的助力。

所謂三十年代，只是一個模糊的名詞，到底從什麼時候起，什麼時候止，由於算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王哲甫的「三十年代文學史料」（實際的名稱為「中國新文運動史」），是從民國十五年至抗戰爆發這一段時間；李牧著的「三十年代文藝論」，則說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是三十年代，不過最近從某單位的資料室裏，讀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馬良春、張大明合編的一本「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選編」，則是從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止，整整十年算是「三十年代」。不管怎麼個說法，時間的差異如何，對我們討論的「左聯與第三國際的關係」主題關係並不大，不過我在這裏之所以提出來，只是讓讀者知道所謂「三十年代文學」的一個大致時間就夠了。

「三十年代文學」之所以引起一再的研究，一再的討論，倒不是「三十年代文學」是最有成就、最偉大的一個時期，而是在這個年代裏，中共運用了文藝，逃過它危亡的命運，而且改寫了歷史。這種因果關係，是不能忽視的，可惜的是不能忽視的事却硬是被我們的歷史家們所忽視了，忘了前事，那能有後事師？所以我們的文藝政策，和對作家的聯繫照顧，常是在吃飽喝足以後，才偶然以眼角去看作家們菜色的臉。這證明我們並沒有從血跡斑斑的來路上獲得經驗與教訓。因而有鄉土文學論戰，至演變成以後一連串事件，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武昌首義一役，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雖然那是從槍管裏噴出火來，把清朝的「社稷」給掀掉，人民做了主人，但是鼓舞那些青年前仆後繼，為一個理想而風起雲湧附從的，並不真的是那些槍管噴出的火，而是那些知識分子筆下揭露了中國在腐敗官僚的滿清統治下的危機，讓東方的睡獅醒覺過來。可惜這種事實，與文人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以及他們那文弱書生所發出的力量，已經被勝利冲昏了頭腦，而忘記了這一史實。不僅政客們不再去作歷史的回顧，就是歷史家們也已經不再重視筆桿子所出的力氣了。

從已知的歷史事實看來，我們說那是一場文學戰爭並不為過，不僅是中共運用作家，要求他們按照中共規劃的路線，去寫有利於中共生存發展和有利所謂「革命」的作品，同時所謂的文學社團對於成員也是「紀律嚴明」、「組織綿密」的。

「三十年代文藝」，以中共所「欽定」的文藝史，是從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民黨

清黨以後開始，到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為止。在這十年中進行「蘇區」五次圍剿，把所謂「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根據地瑞金摧毀，中共的鬥爭策略，把軍事（暴動政策）退為第二線，文學、文化的鬥爭提升為第一線，當時滲透在國民黨文宣單位的共產黨員，陸續集中上海，為「革命創造條件」而進行所有的文化活動；這是配合需要所做的措施。當時中共反「左傾機會冒進主義」也在激烈鬥爭，而且「反左」獲得勝利。從中共黨史，以及三十年代「欽定」的文藝史來看，中共把文學當成另種戰爭在進行是不會錯的，那麼中共把作家當成「革命的戰士」也就極其自然了。因此魯迅被毛澤東封為「革命導師」，說穿了，是暴露中共把文藝當成戰爭工具這個政策罷了，我們也可以從這個「封號」獲得旁證。

那麼當時三十年代在北平、南京和廣州的文學活動，到底是受誰的指揮，這個問題，頗值得探討。

中共把文學的鬥爭，從第二線提升為第一線後，早期的政策指導直接來自井岡山，後期則來自第三國際透過延安，或直接指揮上海及各地的左傾文藝社團。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一月，莫斯科為慶祝「十月革命」所舉行的一連串活動中，曾召開了一次「國際無階級作家大會」，那次大會曾經有十一個國家派遣代表參加。

這個會議之後，在莫斯科成立一個文化統戰機構——「世界革命文學國際局」，統一指揮世界共產黨作家為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可能當時中共左傾作家所做的活動，政策方面也是出自該

局，不過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一點。

「國際無產階級作家大會」中共是否派代表參加，因為沒有這方面的材料，無法證實，不過從許多蛛絲馬跡看得出來，當時的活動與第三國際有相當關係。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曾通過的共有十七項提案，其中有一項是與「世界革命文學國際局」互相呼應自關的。

十七項提案中，有一項提案為「與各國革命團體和國際革命文藝組織發生關係」一案，遵循着這個提案通過的決議，「左聯」曾經與不少共黨國家的作家發生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日本與蘇俄。與日本發生關係是留日的作家的一種感情作用，與日本的往來極為自然，但是和蘇俄發生的關係，則是基於「左聯」的任務。

所以「左聯」在成立大會上的這項決議，並不僅限於紙上叫喊，而有實際行動，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召開的「左聯全體盟員大員」中的十大決議案裏，其中即有一項為「組織蘇俄觀光團」。雖然後來這個觀光團是否組成，組成又是那些人，何時成行等都沒有資料，但這項決議證明了他們會想到莫斯科去「朝聖」的心態是不錯的，由這點可以看出「左聯」的國際路線了。

當然我們不能以這樣一個決議，就作為「左翼聯盟」與第三國際的關係的定論，可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哈爾柯夫會議」上的「國際革命作家同盟」會議中，非常巧合的有一項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決議案」。